

翁达杰《英国病人》中的意象分析

Wenjuan Xu

¹ 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
² 菲律宾基督教大学国际教育中心 菲律宾

【摘要】《英国病人》是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尝试运用原型批评理论来分析这部小说中的主要原型意象，包括火、水、沙漠等。融合多重主题是翁达杰小说的特色之一，《英国病人》也不例外。在小说中，作者巧妙地通过人物性格塑造、具体事物的描写、情节结构的安排来传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在翁达杰的写作中没有绝对的对立，野蛮人与文明人、英国人与印第安人、现在与过去、混乱与秩序、沙漠与别墅、水与火、艾尔玛西与凯瑟琳对劳基普与哈纳，它们既重叠又发散。阿尔玛西拼命想要抹去自己国籍的行为、基普想要放弃文化认同而追随西方的愿望、两对在不同境遇中挣扎的夫妇等等，这些人的努力在现实面前总是显得那么苍白。这些意象看似零散，却又相互关联，将小说的主题凝聚在一起，传达出作者对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以及多元文化共存的愿望和信仰。

【关键词】英国病人；形象；原型

【收稿日期】2024 年 9 月 25 日

【出刊日期】2024 年 11 月 13 日

【DOI】10.12208/j.jlar.20240004

An Analysis of Images in The English Patient by Ondaatje

Wenjuan Xu

¹Inner Mongolia Honder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 Hohhot City, Inner Mongolia
²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hilippine Christian University, Manila, Philippines.

【Abstract】*The English Patient*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Canadian writer Mikell Ondaatje. The author tries to use archetypal criticism theory to analyze the main archetypal images in this novel, including fire, water, desert and so on. Blending multiple themes i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ndaatje's novels, and the English patient is no exception. In the novel, the author skillfully conveys his thoughts and emotions through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characters, the description of concrete things and the arrangement of plot structure. There is no absolute opposition in Ondaatje's writing. The Barbarians and the civilised, the British and the Indians,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chaos and order, the desert and the villa, water and fire, Elmasy and Catherine versus Lao Kip and Haner, they overlap and diverge. Almasy's desperate attempts to erase his nationality, Kip's desire to give up his cultural identity and follow the west, two couples struggling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so on, these people's efforts in the face of reality has always seemed so pale. These images seem to be fragmentary, but they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ey bring together the theme of the novel and convey the author's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asters that war brings to mankind, and the desire and belief of multi-cultural co-existence.

【Keywords】The English Patient; Images; Archetype

介绍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加拿大文学开始走向世界，涌现出许多具有国际声誉的优秀作家，迈克尔·翁达杰就是其中一位。“北方最好的作家之一”和“文学天才”，这位加拿大作家作品丰硕，屡获殊荣。但真

正将他推入世界知名作家行列的，是这位充满梦想的英国病人。这部小说于 1992 年出版，同年获得三项文学奖，包括英国小说界的最高奖项布克奖。在这部小说中，翁达杰颠覆了小说的传统惯例，为读者呈现了一种常见的后现代拼贴画：风格和叙述者

不断变化,中间穿插着笔记、诗歌、传记、照片、报道等。(Avila S et al, 2021) 小说中大量象征手法的运用,对凸显小说主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1 象征意义“英国病人”

加拿大文学一直被纳入不同的研究体系,如英联邦文学、北方文学、新世界文学等等。这些命名范畴都与文化的空间划分有关,与身份和地位的政治焦虑密不可分,“归属困惑和寻根成为加拿大文学的重要主题”,身份问题也困扰着翁达杰和他的主人公。在《英国病人》中,病人的身份一直是个谜,对身份的探索推动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英国病人》——小说看似平淡的标题也有着丰富的寓意:一名受伤男子被贝都因人送往盟军医院,证件丢失,身份无法辨认。这在战争时期很常见,因为有数千(Tarp, Helen C, etc, 2017年)。

数百名士兵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他们属于哪个国籍。随着故事的展开,翁达杰慢慢地把过去的片段都带到了读者面前:这位英国病人是沙漠探险家、飞行员、制图师、德国间谍,直到最后谜团被解开:他的真实身份是匈牙利贵族埃尔马西。埃尔马西是一位在无国界的土地上很容易忘记身份和国籍的探险家。在沙漠中生活了近十年后,他对沙漠之外的贸易、权力、金钱或战争毫无兴趣。他认为自己和同事们所做的事情纯粹是科学性的。他们不知道的是,杰弗里·皮尔逊为英国情报局工作,英国庞大的情报网络监视着他们在沙漠中的一举一动。地理探索为西方殖民入侵打开了大门。战争爆发,沙漠成为战区,地图成为双方战斗的武器,好朋友梅多斯“为国而死”的人。当杰弗里·皮尔逊和凯瑟琳奄奄一息时,埃尔马西向盟军求助,凯瑟琳独自死在游泳者的洞穴中,因为他的名字被认为是德国人。埃尔马西讨厌国籍,在与德国人交换毒气情报后,埃尔马西把凯瑟琳带到了空中。飞机起火,凯瑟琳化为灰烬,埃尔马西被烧得面目全非。他“了解盟军和敌人的武器;他了解故事的地理环境”,但“不知道”自己是谁。埃尔马西的身份最终变成了空白,他抹去国籍和身份的愿望也得以实现。凯瑟琳死了,他的心早已消失,“英国”病人、“德国”病人,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病人对他来说都不再重要。让盟军给他贴上标签“英国人”不仅是对盟军的嘲讽,盟军在加入同一组织前后赋予了他不同的身份,也因为他过去与英国的联系。战争结束时,战斗胜利者英国

的牌面是一块护身符,让阿尔-马西在挥之不去的气息中找到了一片宁静,找到了救赎和安慰。(Mike Marais, 2015年)。

故事开始于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在圣吉罗拉莫别墅,三个身份各异的人聚集在“英国”病人哈纳身边,哈纳将他的才智视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导师的虔诚学生。哈纳像他的老师一样,试图在读过的书中做笔记,基普尊重他,两人有着共同的兴趣;卡拉瓦乔怀疑他就是失踪已久的埃尔马西,一个背叛盟军、向德国人提供情报、对他残废的双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间谍。“英国”病人似乎有一种非凡的纽带,将别墅里的人紧紧联系在一起,无论他们来访的目的是什么——仇恨还是爱——直到他们能够和平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但这种联系并没有持续下去。翁达杰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了这部小说,并将它命名为“《英国病人》因为英国作为英联邦的核心,她一度拥有非凡的凝聚力。虽然这种凝聚力在小说写作时已大不如前,但她的影响力却一直存在,在前殖民地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独立后,帝国成员如印度、加拿大等,由于历史原因,在移民构成、文化背景和发展路径等方面,都打上了共同的殖民统治烙印。这些国家的人民对曾经的主人的感情,如同小说中卡拉瓦乔和拉奥基普的感情一样难以言表:当他的怀疑最终被证实时,卡拉瓦乔决定既往不咎,拉奥基普将枪口瞄准了他所钦佩的一位“英国”病人(Cara E et al., 2015年)。

2 该结构的象征意义

艾尔玛西和凯瑟琳、劳基普和哈纳的爱情故事展开。盟军撤出圣吉罗拉莫的别墅后,加拿大护士哈纳独自照顾着一位英国病人。她的同胞兼老友卡拉瓦乔偶然听说此事,跟随他们来到这里,却意外发现了她这些年来一直在寻找的男人。印度工程师劳基普的到来,拉开了他与哈纳恋情的序幕。在断断续续的回忆中,艾尔玛西与凯瑟琳的爱情故事水落石出。两条爱情主线,翁达杰在情节上运用了同样的方式。它们的表面结构是直线型,推动故事向前发展,深层结构则是循环型,用来深化主题。

圆环因为具有特殊的收敛功能和开放功能,具有随意再生的能力。昂达杰的第一圆环以沙漠为中心,向四周时空平面辐射,追随艾尔玛西和凯瑟琳的爱情。研究团队成员的行为构成圆环上的点,他们的关系循环往复。一支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

来到他们的“信仰之地”探险。新婚夫妇凯瑟琳在丈夫的陪同下爱上了艾尔玛西。艾尔玛西和凯瑟琳彼此相爱，但他们不能在一起。这段恋情似乎戛然而止，这对夫妇在经历了一系列折磨后决定分手。战争爆发后，联合探险队被迫解散，艾尔玛西在空间站等待离开。没想到杰弗里·皮尔逊会乘坐凯瑟琳的飞机，飞进空间站，把他们三人全部杀死。奄奄一息的凯瑟琳再次表达了对艾尔玛西的爱，他们的感情动摇了。杰弗里·皮尔逊死了，他们的爱情将不再有任何障碍。艾尔玛西带着这份爱去寻求帮助，一去就是三年。三年后，艾尔玛西赤身裸体地走进游泳者的洞穴，兑现了对凯瑟琳的承诺。当飞机起火时，他成了“Amanonfire”。凯瑟琳和艾尔玛西的关系一波三折，一波三折，对读者来说，凯瑟琳始终是一个谜。她的故事由英国病人讲述，他们的叙述将故事一分为二，仿佛是为了掩盖事情的逻辑。深爱丈夫的凯瑟琳，为何会冒着失去丈夫和名誉的风险，去爱一个比自己大十五岁的男人？这位英国病人就是艾尔玛西吗？他和凯瑟琳和杰弗里·皮尔逊的死有什么关系吗？围绕着英国病人的身份，翁达杰设立了一个中心，层层铺陈，牵动着别墅的心灵，也牵动着读者的心灵（Wan-lun Lee, 2014年）。

以别墅为中心，不同国籍的人再次聚集在一起，英国病人汉纳、卡拉瓦乔和劳基普的现在和过去交织在一起，不断向前推进，每个人自身的经历都是一个循环的轨迹。怀揣着同样的希望，劳基普和汉纳不顾家人的劝阻，投身战争。看着无数伤亡者死去，汉纳意识到，发动战争的人并不关心。他的爱人和父亲在战争中死去，孩子被流产，汉纳的情感也枯竭了。当大多数人准备回家时，她却选择留守，独自一人与英国病人住在食物和水都匮乏的别墅里。在别墅的那段时间，病人的照顾弥补了她对父亲的愧疚，劳基普的爱让她感觉好多了。从最初的逃离，到收拾行李给克拉拉兹写信，她已经做好了回家的准备。印度裔的基普出于对英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尊重，加入了英国陆军，成为一名工程师。基普在各个方面都培养了英国文化和生活方式。他喜欢喝英国茶，“总是哼着战争最后三年学到的西方歌曲。”

翁达杰的叙事在递增与递减之间交替，在从过去跳到现在，又从现在跳到过去。这种非传统的叙事结构让两条爱情主线相互交叉，散乱却又井然有序。无论在叙事手法、情节线索，还是在人物塑造

上，循环意象都反复出现。现在与过去，开放与封闭，无论时空、场景如何变换，人物始终在经历一种松散-多散-松散的循环。沙漠中的阿尔玛西与凯瑟琳，别墅中的哈娜与劳基普，看似毫无关联的平行叙事结构，实际上却因英国病人的介入而交替重叠，循环往复。阿尔玛西与凯瑟琳的悲剧结局，注定了基普与哈娜的分离。茫茫沙漠是探险家的天堂，一旦现代文明的介入，往日的和平将不复存在。战争的爆发让他们失去了天堂，战后的别墅成为了世外桃源，不同国家的人们在其中忘却了一切烦恼。外部势力的入侵让他们再次失去了天堂。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同样是一个圆。透过圆环结构不难看出，温达杰笔下的人物的挣扎跃然纸上，而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民族之间的隔阂注定了这场悲剧的必然性。

3 火与水的象征意义

火与水一直被认为是互相排斥、水火不容的。在万物起源的争论中，有人认为是水，有人认为是火。水与火的斗争常常被比喻为上帝与撒旦的斗争：水是上天赐予的礼物，而火总是通向地狱。在《英国病人》中，艾尔玛西蒙着眼睛，像贝都因人一样在沙漠中流浪。虽然有时他感到困惑，以为所发生的事只是一场梦，但有一件事他确信无疑，那就是水对沙漠行走者的重要性。没有水，万物枯萎，甚至生命也会消失。坠机后，艾尔玛西抱着凯瑟琳来到游泳者的洞穴。虽然曾经有水的洞穴早已干涸，但它因过去而成为死亡的圣地。如果基普仍在东西方之间漂泊，是水让他彻底回归了本土文化和信仰。“工兵的头从水里出来了”，就像耶稣一样，“他受洗后从水里出来了。”然后天开了，他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劳基普对英国和西方文明的认同被水冲走了。

水象征着女主人公精神世界的微妙变化。故事开头，“空中传来闷雷……感受着雨水打在她裸露的手臂上，她快步穿过凉亭走进屋内。”汉娜的过去让她感到，选择是逃避，就连儿时好友卡拉瓦乔的意外到访，也会让她不知所措。听完英国病人讲述“在沙漠里，你能做的只有赞美水”的故事后，汉娜用喷泉水打湿了头发。沙漠里的人们珍惜水，如同珍惜自己的生命。汉娜就这样在赞美水，也在为自己洗礼。水让生命的希望在汉娜心中滋生。但此时的花儿对外界还是有所保留，因为她所用的那股水只是别墅的素材。在故事的最后，当一场大雨从天而降

时，作者再次提到花儿用水打湿了头发，但那股水已不再是喷泉水，它来自外界，是雨水的馈赠。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花儿从绝望走向了希望。从最初的逃离到收拾行装准备回国，花儿用这份礼物再一次洗礼了自己，实现了凤凰般的涅槃。

在翁达杰的作品中，水是救赎和希望的源泉，而火则是邪恶和毁灭的力量。战争在整个大陆爆发，几乎所有国家都被卷入战争，战争带来的满目疮痍。作品中的人物来自世界各地，都经历过战争：哈纳的父亲被烧伤“血流成河，衬衫的纽扣都粘在皮肤上、胸前”。飞机起火，凯瑟琳化为灰烬，阿尔-马西赤身裸体地从火中爬出，“一个头部着火的男人”。劳基普一闭上眼睛，就看到爆炸的火光，看到人们跳进河流和蓄水池，以逃避几秒钟内将一切焚烧殆尽的火焰和高温。

4 结论

翁达杰借用了他 1987 年创作的《英国病人的狮子》中一些人物的名字，这两部作品的创作时间相隔五年。姚远说在多元文化社会中，“打扮成狮子”“设想了多伦多发展、联系、和谐共存和一体的另一种方式。”然而五年后的翁达杰笔下，更多的是多元文化下一些难以克服、无可奈何的现实问题。茫茫沙海，值得探索，探索人们的努力，值得后人去书写。

小说中，主人公对个人和民族身份的探索值得书写，但在现实生活中，翁达杰意识到这种探索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 [1] Avila S., Haydon A., Macayan J.P.M., Rooney M.K., Franco I.I., Ichikawa T., Ortega P., Golden D.W. Availability and Readability of Non-English Patient Education Materials for Radiotherapy in the United Stat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adiation Oncology, Biology, Physics*, 2021,111(3S).
- [2] Cara E. Palmer. Failed Escape: Action and Avoidance of Responsibility in *The English Patient* [J].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2015, 39(2).
- [3] Mike Marais. The Time of Hospitality in Samuel Beckett's *Murphy*, Michael Ondaatje's *The English Patient* and Damon Galgut's *The Good Doctor* [J]. *English Studies in Africa*, 2015, 58(2).
- [4] Tarp Helen C, Sanderson Tammy, Fore M Elizabeth, Nies Mary A. Informed Consent and the Limited English Patient: A Pilot Project with Dental Hygiene Students to Assess Student Knowledge,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J]. *Journal of allied health*, 2017, 46(4).
- [5] Wan-lun Lee. Telling Stories in a World That Doesn't Fit Them: Michael Ondaatje's *The English Patien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and Literature*, 2014, 5(9).

版权声明：©2024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